

相见时难(一)

叶嘉莹讲诗歌

都在寻找机会进入官场的杜甫，被任命为河西尉后，把它当成一桩苦差事而推掉了：“不作河西尉，凄凉为折腰。老夫怕趋走，率府且逍遥。”白居易虽然出任了周至县尉，但他消极怠工——县令让他抓人催赋，他装病不上班。这个鸡肋般的职务，白居易讥之为趋走吏：“一为趋走吏，尘土不开颜。”

但李商隐接受了任命，赶赴弘农履新。不过，很快，他就与上司意见不合而去职。此后，他短暂游幕于华州和岳父王茂元调任的许州。当他再次应吏部试后，授为秘书省正字——这一职务，比3年前的校书郎更低——终于再次回到京城。但就在这年冬天，含辛茹苦的母亲去世了。

接下来是走马灯般的丧葬，他把母亲、姐姐、侄女等几位亲人都一一入土为安——用李商隐不无骄傲的话来说，经他努力“五服之内，更无流寓之魂；一门之中，悉共归全之地”。按制，他还得为母守孝。为此，他举家迁往永乐。因为，以孝子身份留在长安，不可能进行政治活动；其次，他一直倚靠山的岳父也死于军旅；复次，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

永乐隶属蒲州，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，也是极为重要的交通要道。几字形的黄河，右边那一竖自内蒙古直线而下，将北方大地劈成两半，是为山西和陕西的自然分界线。黄河在从由北向南的竖流变为由西向东的横流时，其东北方那块土地，就是永乐以及蒲州(即今天山西运城一带)。自古以来，这一地区既为交通要津，又有丰富的池盐，故而远古时起，就是先民生息之地。传说，尧在这里建都，舜在这里耕种，伯夷叔齐在这里采薇，唐玄宗宠爱万分的杨贵妃在这里出生。

对李商隐来说，永乐既有故居可住，可以节约在长安的开支；同时，这里离长安和洛阳又近在咫尺，并处于交通要道，能够及时获取

最新政治动向，是一个进退皆宜的好去处。

两年时间里，李商隐半隐永乐。“走马兰台类转蓬”的宦游，一下子变为轻松幽静的赋闲——他住在简陋的老屋里，饮的是松醪酒，弄的是琴与瑟，精心种树，细致栽花，不时游赏周边山水。中国士大夫的一个古老传统就是，当他们遭遇政治上的挫败后，寄情山水便犹如受伤的野兽躲到角落里自舔伤口。雄奇或清秀的河山如同一剂剂良药，慢慢抚平他们身心的创伤。

尽管如同斧钺般的黄河劈开了北方大地，但自古以来，交流和沟通的意愿谁也无法阻挡。李商隐客居的永乐，有一道始建于先秦的浮桥，名为蒲津渡。
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将蒲津渡列为山西重险之地。历史上，黄河常成为不同势力的天险，蒲津则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张说称之为“隔秦称塞，临晋名关，关西之要冲卫，河东之辐辏”。先秦以降的两三千年间，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。战国时，秦昭襄王第一个在蒲津渡上架设浮桥；汉武帝则在河西修筑关隘。到了唐朝，蒲津渡处于长安至太原驿道上。其时国力昌盛，远迈前代，于是，开元十二年(724年)，一个超级工程动工了——工程耗费了全国铁年产量的五分之四，铸造成8尊各重8万斤的铁牛，以及牵铁牛的铁人、固定船只的铁柱和铁山、绞盘等物。8尊铁牛分置两岸，将波涛中的浮桥牢牢牵挽。行人迈步浮桥，如履平地。到了宋朝，一场大洪水将铁牛冲进河里，于是发生了曾入选小学课本的怀丙捞铁牛的故事。

李商隐客居永乐期间，他在京城时的朋友任畹，在蒲津渡两岸修建了一些亭台。亭台落成之日，包括李商隐在内的一批文人受邀前往参观。李商隐为之写下一首七律，感叹说“独留巧思传千古，长与蒲津作胜游”。

永乐两年，平静而安逸，终其一生，这样的日子实在太少。如果还要再找一段的话，差可比拟的是20多岁时，第二次落第后的玉阳山学道。

济源以西，平原渐尽，山脉突起，连绵西北。这就是玉阳山。尽管玉阳山的主峰不过1200余米，与西部动辄五六千米的极高山脉相比显得十分低矮，但因置身于一马平川的平原边缘，看上去仍显得巍峨雄奇。

如果说今天的玉阳山只是一个区域性旅游景点的话，那么，在杳然远去的唐朝，它的名声远比今天显赫。这片葱郁的山峦，与首都长安和天潢贵胄密切相关。

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，李唐则是它的黄金时期。盖李唐皇帝把道家始祖李耳(老子)认作自家祖先，故而对道教大加尊崇。极盛时，据考证，全国道观多达近2000所。唐代文人学士，大抵好道——贺知章、李白、顾况、施肩吾、皇甫颖以及李商隐等人，都与道教有极深渊源，要么做过道士，要么修过道。

李商隐修道的地方便是玉阳山。自济源城西行，只需20来分钟车程便进入了山区。玉阳山分左右两峰，中夹山谷，一条小河顺谷流淌。当然，千载以后，已经没有人能够准确指出，李商隐修道的地方到底在谷内还是山上。

玉阳山系王屋山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王屋山，因入选中学课本的《愚公移山》而家喻户晓：“太行、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万仞。”王屋山麓有一条小河叫玉溪，李商隐曾说“故山峨峨，玉溪在中”，并以为之号：玉溪生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相约宁江晚渡

代兴平

初冬的正午，暖阳温柔的抚慰着大地，我们一家从巫山新城沿着宁江二桥漫步到巫山八景之首的“宁江晚渡”，以期在这神秘的土地拥抱自然，释放身心的疲惫。

从象鼻山下的人口，沿着青石板铺就的小路拾级而下，沿途房舍古色古香，好像在诉说着这一方小小土地的古老与神秘，路边整齐的栽种着各色不知名的小花，夹道欢迎着来自周边各地的游客，耳边不时传来轮船轰鸣的声音，向众人昭示着长江航道的热闹与繁忙。

继续向下，到达一片粉黛群居之地，粉黛地旁设有一个供游人休息的亭台，青石铺地，原木亭柱，青瓦盖顶，连亭台下休息的台登也是用青石搭建而成，古朴而自然，正是人与自然和谐之道。我们就地休息，只见一片粉黛在微风之下，随风起舞，舞姿柔美和缓，竟有传说中神女随风起舞之神韵，当我在粉黛的舞姿中愣神之际，一声清脆的鸟鸣声，将我唤醒，它好像在提醒我应该为舞动的“神女们”鼓掌喝彩呢。

片刻歇息之后，我们继续前行，一会儿就来到了江边，这里有一大片草地，柔软的草皮紧紧的贴在地上，就像巫山神女织成的一大块柔软的地毯。许多繁忙的人们趁着周末的短暂闲暇时光，陪着娇妻幼子来这里静坐，一边赏青山绿水，一边悟生命真谛。一群群小朋友也在这里接受大自然的洗礼，他们奔跑在这片草地上捡草叶，放风筝，看鱼儿跃出水面，听风声划过耳际。

我穿过众多游人，寻了一片僻静之地，仔细端详这神秘之境，才发现这里视野如此开阔，竟是欣赏巫山县城全景和长江大桥的绝佳地点，也难怪这小小的一隅会被称为“八景之首”。举目远望，滔滔江水自西向东奔流而来，远处的船只穿江而过，和煦的阳光透过丝丝白云照耀在荡起的层层波纹之上，江面披上了一层柔和的霞光，微波粼粼，像群星在碧绿的江面闪烁。长江两岸，一边是高楼林立，层层叠叠的巫山县城。一边是享誉大江南北的“三峡里·竹枝村”。高楼林立，青山巍峨，江水澄碧，连鱼儿都被这美景所感染，相继跃出水面，为来往船只加油喝彩，江面的那三只野鸭也沉醉其中，竟忘了该游向何方。转头向左，迎面而来的是幽幽宁河之水，它缓缓的将自己平生汲取的“伟大力量”注入滔滔长江之中，平静无波的展现自己的大气无私。长江也毫不示弱的展示着自己的博大胸襟，接受着来自宁河的一切力量。看着两江平静和谐的交汇画面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相约“宁江晚渡”的真正意义……

转头看向右边，在滔滔长江之上是连接江南江北之要道——巫山长江大桥，醒目的大红弧形桥顶横跨在两座大山之间，就像两个巨人手擎一面鲜艳的旗帜，意在告诉大家，这就是美丽巫山！移目看向桥边的文峰山，红叶正满坡，色彩亦斑斓，一如歌中所唱：“满山红叶似彩霞，彩霞年年映三峡”。

在宁江晚渡这小小一隅里，景，可赏漫山红叶；可观宏伟大桥；可看江山相映，美景如画。理，可懂“霹雳千仞，无欲则刚”；可悟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可晓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……于这一片僻静之地觅一处独有的清欢，巫山“宁江晚渡”值得忙碌的我们相约于此！



《峡江》

庆哥 / 摄



影像巫山

庙堂初冬

李海斌

时光匆匆，到“深山老林”来了快一年多了，来的时候还是阳春三月，山全是绿的，水是清的；如今已是初冬，山却变得五彩缤纷，红黄绿相间，红的便是闻名中外的巫山红叶；黄的便是没来的急红想红却不能红的树叶，大多是杂木，长不大也长不粗；绿的便是满山遍野的杉树、松树，还有坝下游的那个千年铁坚油杉树，常年泛着绿，笔直笔直的那竖着，凝望四野！

庙堂的四季，就在我们这一群外乡人的眼中、指尖，就这般不留一丝痕迹地前行着，将其足迹深深地刻刻在时空的隧道里。这里地处神农架边缘，这里地处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境内海拔高度157米~1510米，虽说属于重庆，但冬天却下雪，山路会结冰。这里四面环山，山下有条小河，当地人喊他为庙堂河，但他却属于大宁河的支流，水常年不结冰，最终流到下游的中咀水电站。

这里没有当地人，只有我们一群外地人，

每日最美的一刻便是下班后晚秋夕阳，照在山顶，一半金黄一半碧绿，还经常能看到蓝的清澈的天，夹杂着一丝丝薄薄、软软的、轻飘飘的云。渐渐的，不经意间，庙堂的初冬已悄然来到。掀开季节更迭的幕布，初冬已经走过春、夏、秋，如今已变成了一幅幅凝固的风景画卷，以庄严肃穆的姿态，缓缓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……它似流动的精灵，暗香浮动，凝聚成了镌刻在心海里永远的初心和决心，我们终究在这山间，竖起一座丰碑，水电人的战旗势必在这里飘扬。

庙堂的初冬，风是山间的缝隙冲出来的，来自神农架，自然没有微风习习，有的只有“透心凉”，早晚已经有点冻耳朵、冻手，太阳出来了还能好点。山顶被一层缥缈的轻纱笼罩着，淡淡的烟云在山中间的浓雾里飞舞、弥漫，浓雾下，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；山底空气是那样的新鲜，沁人肺腑，酷似花香，深深地吸一口，甜丝丝，冷冰冰，爽快心底。小小的

野菊花，有黄色的，有白色的，也有略带粉色的，还在满山遍野，烂漫的开放，为即将远去的秋做最后的告别；红叶在鲜艳中透着高洁，以红色显示生命的灿烂；大片枯黄的杂草间还有一缕缕小草青青，在冷清中渲染了绿意，向即将来临的冬季释放出最后的美丽。

庙堂的初冬，与平原的初冬不同，我每天枯黄也没有萧飒，他有他独特的风度，也有他独特的尊严，他是深秋的升华，有着春的碧绿，有着冬的烂漫，有着冬的寒意，也有着秋的色彩。在这里，我们每日伴着天边的白光上班，伴着漫天的繁星归队，冒着山崩落石、临边塌方、前方爆破、后方错车的风险，上坡下坡，过了“十八拐”，过了“黑风岭”，在下个“八道弯”，实现了设备进场；没有砖我们自己捡、没有砂我们自己掏，没有装修工，我们自己装，终究给自己搞了栋小三层；不停的跑，不停的沟通，不停的催，终究在四五十座坟墓间修了一条通往坝肩的道路。四年后，这里必将

改变！

这个季节，这个特别的2020年，在庙堂这一块土地，我们少了城市的诱惑与欲动，多了一份最清纯的奋进与坚强；我相信，人的一生，只有走过了岁月中的风雨，经历了尘世的洗礼，才会变得成熟，只要走过庙堂的春夏秋冬，我相信，我们不一样！

庙堂的初冬，我神游在你的五彩斑斓；庙堂的初冬，我沉醉在你的雄厚伟岸。我相信，冬天已来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(作者简介:李海斌,陕西人,现为中电十五局巫山庙堂水库项目建设负责人,爱好写作,有多篇论文、作品刊发。)

